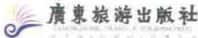


廣東旅游出版社

光影尚书吧丛书

世界电影 资料馆

崔建明 蒋玮城 / 编著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电影资料馆 / 崔建明, 蒋伟成编著.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570-0435-4

I. ①世… II. ①崔… ②蒋… III. ①电影影片—鉴
赏—世界 IV. ①J9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6189号

出版人：刘志松

责任编辑：何 阳

责任校对：李瑞苑

责任技编：刘振华

世界电影资料馆

Shijie Dianying Ziliaoguan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38号银政大厦西楼12楼)

邮编：510180

电话：020-87348243

网址：www.tourpress.cn

印刷：深圳市金丽彩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利嘉大厦东区三楼C座)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字数：300千字

印张：10.75

版次：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世界電影資料館

楊爭光題





何鸣 / 诗人，供职于深圳特区报社。主任编辑。

那些年，那些电影

何 鸣

崔哥第一次约我为《世界电影资料馆》这本观影指南写序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知道，他的身边有太多懂电影、写影评的行家里手，甚至是大家，绝轮不到我来胡说八道。

第二次，崔哥又来找我。这次我居然答应了。不是因为我太轻狂，而是因为他给了我一个难以拒绝的理由，那就是——写写我们这代人看电影的故事。这也是我们延续至今的和电影的缘分——不显摆曲折，皆出自真诚。

我一下子就放松了——这个，真是可以说说的呀！

每个人都有自己难忘的童年、少年、青年，以及将要走过的中年、老年。当青春离我们越来越远，黄昏离我们越来越近，当我们谈论过去时我们谈论什么，我以为，不仅要靠回忆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甚至要靠电影来打捞我们终将失去的记忆。

相信在我们这代人的共同记忆里，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三十多年了，中国电影就像一部公路片，一棵幼小羸弱的树苗乘上泥头车，从低落荒蛮驶向枝繁叶茂，最后搭上了高铁成为森林的一角；而世界电影仿佛是苍茫的大海汹涌而至，等不及我们回转身，波涛已然淹没了脚踝……我们在飞驰的列车和奔涌的大海上，梳理，再梳理，从怀旧过去到展望未来，脑海里不停地在陆续播放着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电影片段，那些难忘的珍贵的观影体验——黑白电视、露天电影、镭射放映、

录像带、内部观片、收音机里的电影录音剪辑、院落里的小喇叭、VCD、DVD、蓝光碟……连五花八门和眼花缭乱这样的形容词都平庸到不足以呈现那些年观影的“乱象”。而我们通过以上各种媒介所看到的，仅仅是茫茫电影之海中的几朵浪花而已。

现在的青少年，当然无法想象那些年的我们，是怎样围在一个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前，看《从大西洋底来的人》《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在收音机里听《巴黎圣母院》《爱德华大夫》《第39级台阶》《尼罗河上的惨案》等等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乔榛、刘广宁等配音的外国电影录音剪辑；在十七冶和六中的大操场上露天电影《马路天使》《卖花姑娘》《地雷战》《庐山恋》《流浪者》……如今发达的资讯渠道，早已不限于在大银幕上看电影了，电脑、IPAD、手机，随时随地都可以一睹为快。但是，在我们的记忆中，大银幕的魅力和风光可以让所有的“一睹为快”都变得黯然失色，因为我们对大银幕的感情更像是一种追忆，已经融化在血液里。

在那个片源十分贫瘠的年代，我们会把一部片子看上几遍十几遍，在收音机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听那些外国电影的录音剪辑，甚至会大段大段地背诵电影《简·爱》《王子复仇记》《叶塞尼亚》中的台词。无法忘怀看露天电影时，故意躲在银幕的后面看反过来的影像；还未等下一句台词说出时，已经像提示板一样齐声喊出演员要讲的话，从而引来哄笑一片……即使没带板凳坐在地上，冷风飕飕的秋夜和小伙伴们抱成一团，看着被大风吹皱的银幕在夜空中飘扬，散落在风中的音乐叮当作响，那个欢快啊，满足了我们少年时代的所有骄傲和冲天的荣光。

20世纪70年代中至80年代初，舞厅和卡啦OK还没有广泛在城市中流行，虽然也有一些人家置办上了电视机，但电影院基本上是唯一的娱乐场所。幸亏我父亲在我们那个城市的宣传文化部门工作，我们趁机能观看到一些所谓的“内部电影”（其实就是一些未能引进的国外电影）。我记得观影地址就在我家附近文化局的一个顶楼会议室内，长条排椅，大概能坐四五十个人。有一台被称作是“镭射”的放映机（实际上类似于一台投影仪），镭射放映的成像有时也不够稳定，经常要遭遇雪花点和黑屏的袭

击。而我们依旧神往的是，神秘通常发生在周末的晚上，我们被悄悄地通知：“今晚有内部电影看，不许带人。”常常怀揣一颗兴奋而略带神圣的心看完一部或者两部电影，也常常因为拥有了这种隐秘感而沾沾自喜甚至莫名其妙地虚荣起来。在这个被称为内部观片室里，我们看到了《小城之春》《日瓦格医生》《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飘》《鸟》……第一次知道，希区柯克的鸟原来可以这样杀人……

就这样，那些年，那些电影，让我们在影像抒写的年华中走过青春岁月。

1995年之后，我来到深圳。一来就发现这个城市的银行和药店很多，后来发现电影院也不少。那时的我们已经不满足这些电影院里的排片了，于是，开始淘碟。自此，“淘碟”成了我们跟电影的另一个难解的缘分，一份等待的快乐。

准确地说，我是从深圳开始“淘碟”的。最初在华强北电子世界，有些卖电子产品的铺位，柜台下藏着几大盒光碟，偷偷地卖。那几年，基本上把市面上能找到的热门经典都寻了个遍——《公民凯恩》《阿拉伯的劳伦斯》《教父》《美国往事》《乱世佳人》《天堂电影院》《宾虚》《1900》《肖申克的救赎》《出租车司机》《洛丽塔》《四百击》《桂河大桥》《苏菲的选择》《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东京物语》《永恒与一日》《英国病人》《生死朗读》……由此，我们结识了库布里克、安哲罗普洛斯、小津安二郎、金基德、特吕弗、基耶斯洛夫斯基、贝托鲁奇、斯皮尔伯格、卡赞……胃口被慢慢吊上来之后，对这种粗放的大搜罗也日渐变得有些乏味了，接着开始寻思着怎样调剂越来越刁钻的味蕾，终于开始分门别类地寻找：俄罗斯的、欧美的、日韩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剧情片、恐怖片、纪录片；不一而足。

先是有了VCD，后来有了DVD，接着又有了D3、D5、D9，现在又有了蓝光，几乎每个社区都有卖光碟的。有几个定点的人成了我们固定的几个“供应商”，他们也不知从什么渠道找来一些罕见的好片子。有时，你只需开出碟单，他们就能帮助你得到属于你的好电影。往往对于一个古老的国家而言，所谓的政策和战略，小老百姓其实并不在意，时代精神总是

首先通过物质让我们迷恋，并跟着它一起往前奔跑。比如那些千奇百怪的服装和刺激我们想象力的电影。

还有崔哥，也就是本书的作者，他几乎成为我们那个圈子里的“碟王教父”。十多年来，他不仅给我们推荐了各国优秀影片，还想方设法帮我们找来光碟，甚至担忧我们的播放器因为质量不好而影响观影效果，所以有一阵子，我们圈里的每一个家庭都在用崔哥推荐的同一个牌子的机器，无一挂漏。

在早年的深圳，我们谈论文化是奢侈的。那时，满街都是淘金的人，而崔哥带给我们小伙伴们的这些电影，仿佛是在稀薄的文化空间中注入了令人惊喜的光亮。因为有了崔哥这个电影江湖，才使得我们有幸成为热爱电影的一群。因为有了电影，我们仿佛有了更加丰富的人生，因为有了电影，我们才有了层层叠叠的想象力。

现在，崔哥又引领着我们往更旖旎的地方去。本书的荐碟指南，开始侧重于小语种电影中的优秀品种，比如伊朗、埃及、韩国、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越南，等等，让我们在电影的汪洋大海中看到更多的奇情妙景。

就像每首诗一样，每个热爱电影的人都会从中寻找到自己梦想的东西。我愿意用阿多尼斯的诗句向电影致敬：“我向星辰下令，我停泊瞩望，我让自己登基，做风的君王。”

是为序。

2016年元旦于深圳报业大厦



序二

羽毛飞过电影

何云 / 职业经理人。2001年开始从事电影行业工作。现供职于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华夏星光影业有限公司。

何云

其实我懵懂的电影启蒙是从最初的庐剧开始的，一种非常小的安徽民间剧种。因为和姐姐是双胞胎，父母带起来辛苦，从小我就生活在农村由奶奶带大。奶奶虽不识字，但谙熟一切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什么梁山好汉、烈女怨妇、忠臣逆子，由她讲来均津津有味，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然后就是在某些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一位老人驼着个小女孩走在高低不平的田埂上，花半晌时间到达一个大集市，就为了看她最喜欢的花旦表演。黑沉沉的夜幕里远处灯光下人影晃动、水袖飘忽，耳边传来时断时续的袅袅音律，在这种半梦半醒、漫漫长夜的黑暗中窥视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七仙女下凡》……这就是我最初的电影启蒙。

真正意义上第一次看电影也是在这样的集市，不是和奶奶，这时我已和村里的小伙伴厮混结伴同行了。看什么电影已经记不清，只记得好像是《平原游击队》或《地道战》什么的，广场上挂着一块长方形的白布，远处有一台破旧吱吱叫的放映机，一束聚光射到白布上，人影就出现了，恍惚从前戏台上的人影，只是唱腔变成了扬声器，没有了气息。这时候觉得电影就是个虚拟的舞台，一切流程和小时候看戏别无二致。就像皮影，眼中看的是影，心中留的是戏。

再深的感受也会被遗忘，如果你不记下来。感谢崔哥交给我的这份

作业，让思绪又回到从前。小学时，按现在的话说，我们班有两个奇葩。有一男生，他爸爸是影院放映员，我们总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他去蹭电影，为此我们帮他值日，帮他写作业，帮他打架，记得有次看电影《于无声处》，上面的女主角叫何云，看完后，男同学们在影院里乱窜嬉闹，嘴里还狂喊我的名字来奚落嘲笑我，搞得我很狼狈很羞涩，臆想中还真以为自己就是银幕上的女主角了，一愣一愣地情愿把自己都给骗了。还有一位女生，她爸爸是当导演的，当时不知道导演是干什么的，只晓得放学后会被这个女生召集，安排各种角色和台词给我们。关系近的被分配当好人，成绩不好的就只能演坏人，一切均由她掌控，因为她说她是导演。当时我们一帮小孩子都很崇拜她，觉得当到导演是美得不行的事情，就像老师训学生一样过瘾。导演成了一个梦，以至于梦境回到现实，竟落实到选男朋友这件事情上。因为看了刘德华的《天若有情》，那个受伤的刘德华骑着摩托载着小倩在寂寞的公路上飞驰的情景，给自己的感觉是全天下有情郎就只有他了。于是，择偶的第一条就是外形要像华仔，正因为男朋友外形有点神似，还因为男朋友的爸爸是导演，于是乎毫不犹豫地在一帮追逐者中直接给他加分，顺利晋级成老公，一点余地都没有给自己留下。

真的，从前到现在，关于电影的人和事件总是如影随形，好像我的生活总是和电影联系在一起。在大家迷恋琼瑶、金庸的时候，我迷恋上哥哥。第一次看张国荣的电影好像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部叫《鼓手》的片子，在“默默向上游”的歌曲里，哥哥帅呆了，电影看完我只想做个叛逆的鼓手。2004年4月1日当听到哥哥自杀消息的那一个清晨，我正走在深圳大道的人民桥上，这时我已来深圳两年了，在电影公司做电影宣传发行方面的工作，那是放弃优厚的银行待遇和职位的自我选择，就算有一段时间内心很纠结，我仍然在等待，等待一场和电影有关的约会。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放弃。

回过头再说我迷恋张国荣的桥段吧。大学的某一天，从录像厅看完《胭脂扣》出来，街灯都灭了，走在清冷的黑夜里，臆想自己就是如花，能否遇上十二少，从那天晚上开始，我爱上了张国荣。几年中，我搜罗了他近50部电影，反反复复地看，反反复复地研究他的表演，听他的歌，看

他的演唱会、琢磨他的戏，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了。从“不要叫我阿杰，叫阿SIR”的《英雄本色》到《阿飞正传》，那个去菲律宾认母被拒的旭仔，双手攥拳，坚定地甩向身后，步子大而有力，决绝地冲入丛林深处的背影，爵士乐响起的时候，我能体会到他的无奈和心如止水的绝望。深刻地迷恋《东邪西毒》，为了弄清它到底讲什么，一看金庸，二看电影（是一个人反复看的那种），三买宝典，四记台词，五做人物索引，到头来，大段大段的台词已烂熟于心，这时候故事讲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留下的潸然怅惘的感觉是无人能替代的。到了《霸王别姬》算是顶峰了，在波澜壮阔、凄美迷离的故事里，张国荣已不是张国荣，电影也不是电影了。现在每年的四月，我们的影城都会举办纪念哥哥的电影回顾展，满足荣迷的拥趸，一解相思之苦，也算给自己一点小小慰藉吧。很多时候我庆幸选择了电影这一行，等待的结果是终于有了一番天地可以驰骋，实现了自己的一些胆大妄为的痴心妄想。

认识崔哥是因为举办文博会伊朗电影展，崔哥是这个圈子里的传奇，他有自己的电影江湖。当他让我为《世界电影资料馆》这本电影宝典写序的时候，我只有啼笑皆非的份。我既不是以码字为生的人，自认为也没多少文采，充其量有些对电影的真实记忆，做一些实实在在和电影有关的事情，算一个和电影天天在一起工作生活的人。但崔哥坚定地对我说：“要写就写你的现在，从认识崔哥开始写。”他启发我。好吧，第一次做论坛请崔哥给我们讲伊朗电影《一次别离》《小鞋子》《醉马时刻》，那是我第一次正面接触伊朗电影，认识了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马基德·马基迪、巴赫曼戈巴蒂，后来又认识了独立电影、艺术电影……我们创建的第一个影城在深圳音乐厅内，我们给它起了个文艺的名字——嘉之华，并给它输入了文化血液，它的五个厅为银河、九天、四海、五洋、子午，代表着光影世界的浩瀚无垠，时空穿越的轨迹；有着这样的平台，我们创办了“光影星期五”公益艺术电影系列活动，看着那些投靠无门、头破血流、到处奔波的独立电影导演带着他的拷贝，到这里来找到一块田地可以播种、丰收，给到另外一种电影一个生存空间，幻想进入一个非现实的世界，好欣慰。觉得自己竟是如此地被需要，多少有些骄傲和温暖。

很多事情不再是梦想，原来的胶片都可以被数码色彩还原，80、90后的现代人，大都没有看过露天电影，在现代的影城中实现露天电影放映也没什么不可能，但在深圳，它的可能是唯一，我们实现了——在第二个称之为“星座城堡”的影城，我们创建了“星光小寓”“尚影吧”，每逢周末，都有影痴和影评人在此聚会，看片、畅谈……城堡里有“画画派对”，你可定期来画画，画那些在电影里离得很远很远，在画布上离得很近很近的人……城堡里有电影海报展、电影道具、电影道具拍卖、电影特刊，还有即将打造的“星光梦想园”和小型电影博物馆……太多的不可能将在“星座城堡”里变成可能或者正走在可能的路上。

电影会改写人生，电影能实现梦想。这让我想起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那片羽毛，飞过城市，飞过街道，飞过思绪，飞过回想，最后落在心上。我在想，这枚羽毛也同样能够飞过电影，成为梦想。

是为序。

2016年元旦于深圳华夏星光国际影城

目 录

序 言

- 序一：那些年，那些电影..... 何 鸣 / 001
序二：羽毛飞过电影..... 何 云 / 005

上集：纪录片专辑300部 /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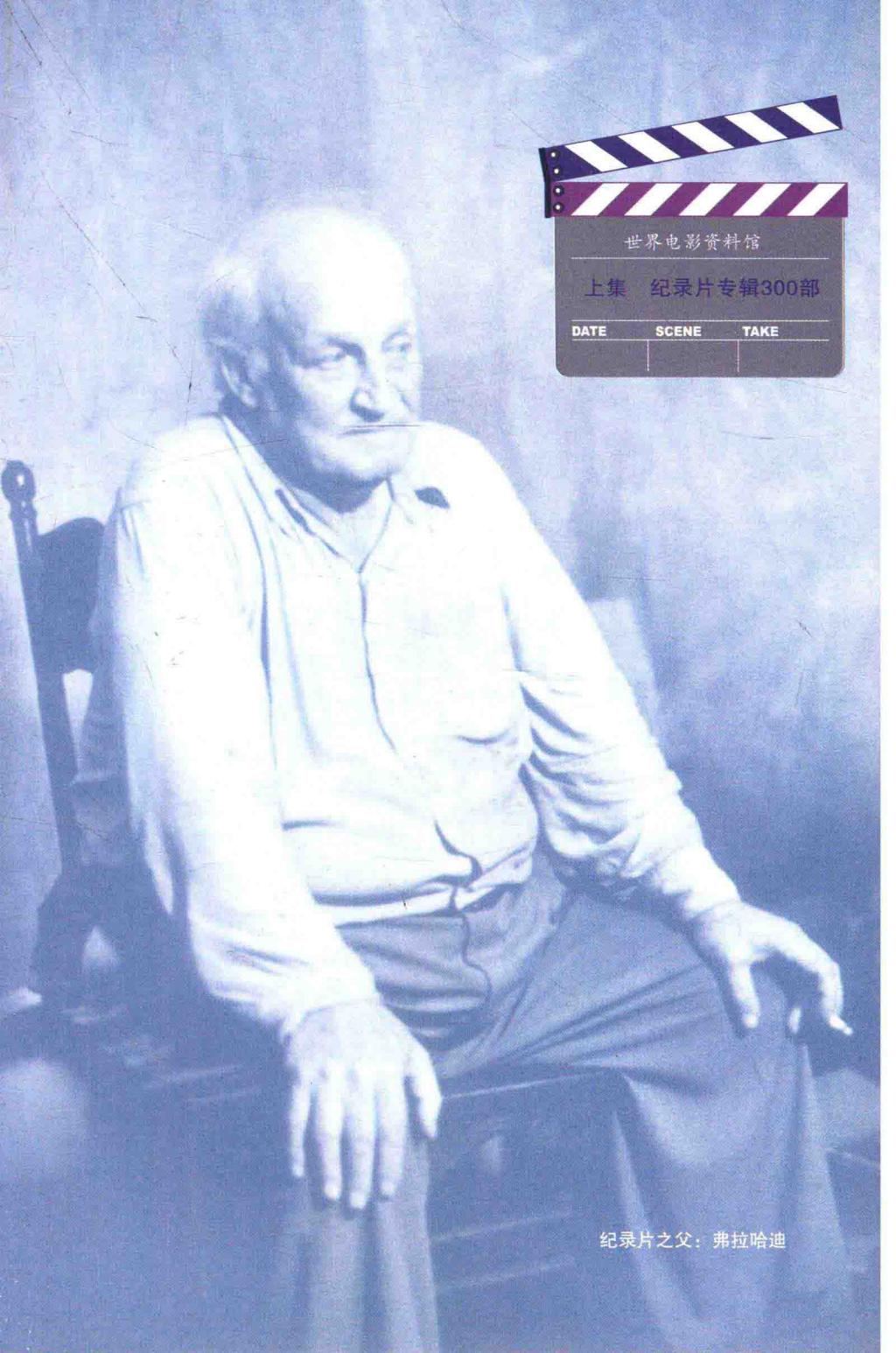
下集：剧情片专辑300部 / 153

附 录

- 蒋玮城：我的101部电影 / 307
崔建明：我的101部电影 / 312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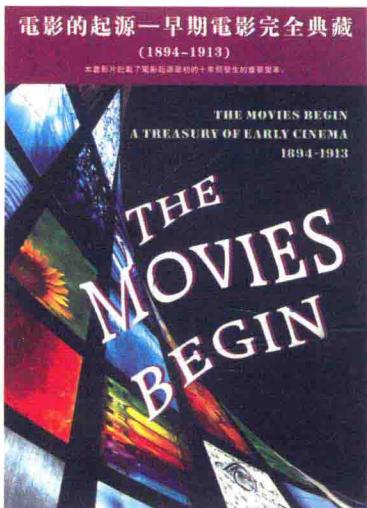
- 跋一：我与电影的故事..... 蒋玮城 / 317
跋二：我的电影手册..... 崔建明 / 322



世界电影资料馆

上集 纪录片专辑300部

DATE SCENE TAK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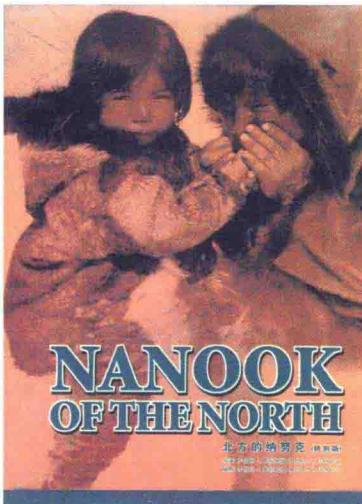
NO: 1

- 国家：美国 导演：美国电影协会
- 总片长：380分钟 发行时间：1894年—1913年
- 观赏度：★★★ 收藏度：★★★★★

分为火车大劫案及其他早期作品、欧洲的先驱者、实验与发现、乔治·梅里爱的电影魔术、喜剧和奇观与新领域五个部分。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向世人展现火车进站的镜头时，观众被活生生的影像吓得四处逃散。从此，由他们所启动的活动摄影不只在纪实工具的发明史上展现了划时代的意义，火车进站等纪录片也象征了电影的源起。

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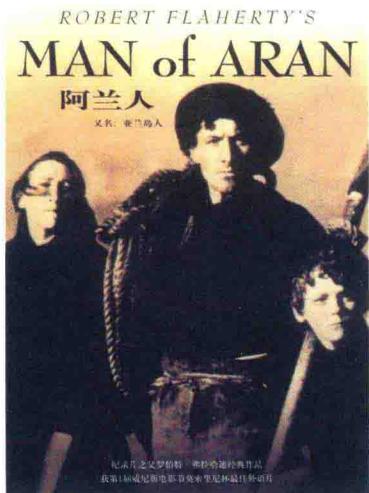
北方的纳努克



NO: 2

- 国家：美国 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
- 总片长：79分钟 发行时间：1922年
- 观赏度：★★★ 收藏度：★★★★★

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的纪录片开山之作。弗拉哈迪花16个月的时间远赴北极，与哈里森港的爱斯基摩人纳努克一家一起生活，完美地用摄影机再现了用梭标猎杀北极熊、生食海豹等原始的生活场景。虽然对本片有过“摆拍”是否属于纪录片的争论，但毫无疑问，本片仍是纪录片历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它不仅开创了用影像记录社会的人类学记录类型，更是世界纪录片的光辉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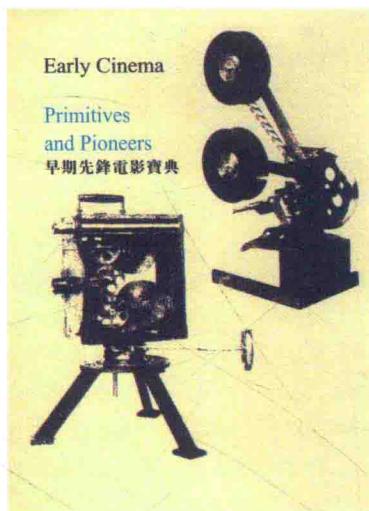
NO: 3

- 国家: 美国 导演: 罗伯特·弗拉哈迪
- 总片长: 90分钟 发行时间: 1934年
- 观赏度: ★★★ 收藏度: ★★★★★

《北方的纳努克》大获成功之后。弗拉哈迪本想去哈里森拍续集，不料纳努克一家已经死于一场暴风雪之中，他只好来到爱尔兰最大岛屿阿兰岛，把这里作为拍摄地点。阿兰岛上没有摩托车、没有电影院，也没有任何奢侈的东西，但土地对当地人来说比金子还金贵。为了拍到阿兰岛人本来的生活面貌，弗拉哈迪从伦敦请来一位专家教居民用鱼叉捕鲨鱼。阿兰岛人的祖辈曾经这样捕鱼，但弗拉哈迪拍片的时候早已改用蒸汽轮船了。

004

早期先锋电影宝典



NO: 4

- 国家: 法国 导演: 法国电影资料馆
- 总片长: 240分钟 发行时间: 1895年—1906年
- 观赏度: ★★★ 收藏度: ★★★★★

该专辑收录了从1895年世界上第一部电影诞生，到1906年十年间的数十部欧洲早期先锋电影，涉及卢米埃尔等在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影片，是电影教学的范本和极珍贵的研究史料。